

● 民间文学丛书

海瑞传奇

王召里 整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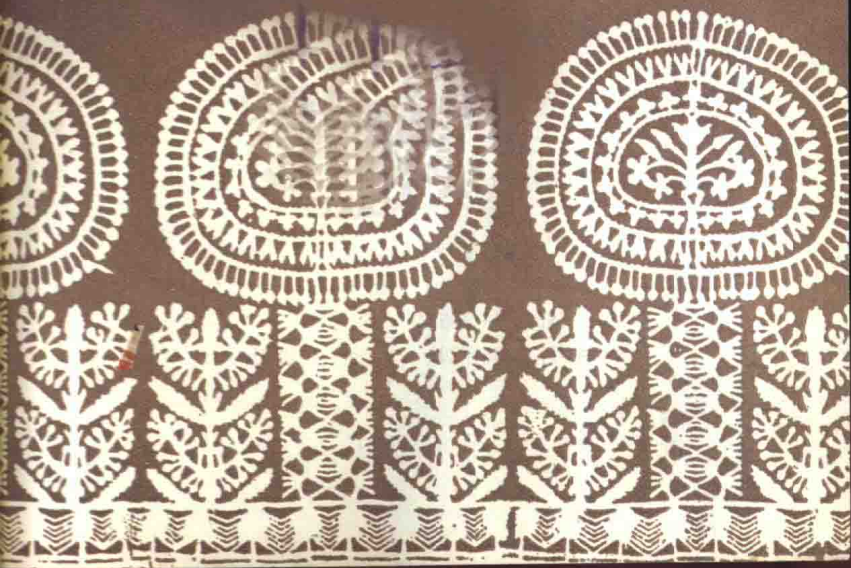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MINJIAN
WENXUE
CONGSHU

海瑞传奇

王召里 整理



海 瑞 传 奇

——民间文学丛书

王召里 整理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4.222印张 2插页 65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

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6790

ISBN 7-80534-038-2/I·38

书号：10368·299 定价：0.85元

序

每个人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之中，无不经受风次浪打，冲刷净短暂的一生。有些人是浮渣，将被冲散而杳无踪迹；有些人是沙砾，几经淘汰而沉淀于底层；有些人则是坚硬的黄金，愈洗刷愈加闪闪发光，将永恒而不朽。我说的“永恒而不朽”，是指一个人的高尚品德、浩然正气与刚毅精神永驻人间而言，至于人的躯体，谁都将随时光的流逝而消亡。

我读历史，觉得如此永恒而不朽的人很多，使我仰慕不已，其中海瑞^①的为人，尤令我拳拳服膺难能忘怀。主要的原因：一、他不是神仙，没被神化，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却做了连神仙也做不到的好事。时谣有云：

^①海瑞（1515年1月12日—1587年11月13日）：明朝广东琼山人，回族。1558年6月到1562年7月15日任浙江淳安县知县。1563年1月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。

“要开吴淞江，除是海龙王^①。”结果海龙王没来，海瑞却用“以工代赈”法，既疏浚了吴淞江，又济助了受水患的灾民，利国利民利万代，他这种高瞻远瞩、艰苦实干的精神令人景仰。二、他在淳安任知县四年多期间，清丈了土地，公平收农民田赋；实行均徭，按人民实际能力大小，叫他们合理负担徭役；明断了一些疑案，人呼之为“海青天”。

海瑞不但受时人尊敬，而且直到今天还有人誉之为“南包公”。我认为海瑞就是海瑞，他的一切不同于包拯，何必称他为“南包公”呢？一、包拯受知于宋仁宗，言听计从，仕宦显赫，官至卿贰，威震中外，弹劾近幸，贵戚敛手。海瑞则犯怒于明世宗，身拘刑部，从容待戮，备受权奸倾轧，参劾诬奏。然能劲节自持，振肃官常，严锄豪强，不徇私情；二、包公的判案被神化了。他有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能够上铡龙子龙孙，下铡赃官恶霸。“夜断阴来日断阳”，办了七十二件无头案，

^①海龙王：据《松江府志》卷81中之《拾遗记》内载，“海龙王”乃指海瑞、龙宗武及黄（黄、王发音同）成乐三人疏浚吴淞江而言。但有人说指海瑞疏浚吴淞江也。

《狸猫换太子》一案震动皇室。海瑞判案仅凭小心谨慎，调查研究，精明细致地分析案情，踏踏实实地作出公正的判决，不妄杀无辜，为小小平民伸冤雪愤而已。三、包拯以廉洁著称，时称“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。”执法严峻。海瑞则家徒四壁，囊无一钱，时谣赞他：“爱民如子，视钱如仇。”^①总督胡宗宪就讥笑过他：“昨闻海令为母寿，市肉二斤矣。”及逝，葛帏敝羸，仅存俸银十馀两，见者泣不能收，凑些钱才为他办了丧事。他比包拯清苦。

“公每归私第，辄危坐厅事，不退居，亦不闭门，以便乡民之求见者。公问见我何为，欲言事乎？乡民叩首言无事，愿一见海爷颜貌耳。自朝至暮不少休。”^②恩惠及民，民不能忘。因而海瑞死，士民哭公，甚至罢市数日。丧出江上，百姓身着孝服，老幼提携，头顶香炉，口呼海爷爷，挤在两岸送柩，连一隙空间都没有。“雨泣动天，簞食壶浆之祭数百里不绝也。”^③此又非包拯可及。如此清官受人民敬

①此语见《明史列传》中海瑞传引。

②此事见中华书局《海瑞集》636页，引自张萱《疑耀》。

③此语见中华书局《海瑞集》576页，引自黄秉石的《海忠介公传》。

仰，叫他为“海青天”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没想到四百多年后，竟有人提出“清官”不如“赃官”怪论；把跪在岳飞前的大奸贼秦桧铁象偷偷移走，凶狠地铲平了岳飞、岳云坟墓，用种种手段来颠倒忠奸，混淆是非，到今天已留为人们笑柄。我们评价海瑞不能离开海瑞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时代，海瑞的言行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起了某些积极作用，给一些带来人民好处，应该得到人民赞颂。至于海瑞的忠君思想，维护道学，某些设施和政见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，进步有局限性毫不足怪。然其“不怕死，不爱钱，不立党”^①，行为国栋，德足世仪，刚直守贫，高风亮节，即便把他那副瘦弱的尸身放在历史天平的一端，也会使另一端的所有苟且偷生之辈全都失去了重量。黄金一定比浮渣、沙砾贵重，发出绚烂光彩，历史长河永远向前奔腾倾泻，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黄金般的人物，后人应该珍惜这些。这是英，可以集；这是精，可以取；这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辉

^①见中华书局《海瑞集》638页，周晖《金陵琐事》八则中第五则《刚峰宦囊》引：“王司寇凤洲评之云：‘不怕死，不爱钱，不立党。’此九字断尽海公生平。”

煌历史上的骄傲，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股力量。我国的历史长河之水已经流过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，现在正流经社会主义的河床之上，泻入人类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，其势不可阻遏。任何人想抽刀斩断这历史长河里的流水是不可能的，反会使他自己卷入漩涡，荡激无踪。

友人王召里久居淳安，搜集整理了有关海瑞的传说故事，编一本《海瑞传奇》，请我审定，删改文字，并写个序。我遵从了。看了此书，更足表明，凡替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人，人民必然会心藏之，口诵之，四百余年之后还没有忘记，足见人民的爱憎非常分明。因而我写了这篇序。

陈玮君

1987年1月29日

杭州宝石山居

目 录

序.....陈玮君

海瑞上任.....	1
定耗银.....	9
查平冤案.....	12
排岭瓜坡.....	22
巧计破案.....	27
种德堂.....	30
申明亭.....	33
计审诬案.....	41
怒责胡衙内.....	44
伐竹挡舟.....	49
海瑞背纤.....	57
巧分田水.....	63
劝农抗旱.....	67
开泥仓.....	70

作诗谏知府·····	75
闹府堂·····	77
海公拜寿·····	80
镇银山·····	83
蚊子叮壁·····	87
珍珠粥·····	90
帮光棍娶亲·····	93
巧判杏元·····	98
判 鹅·····	102
收衙役·····	107
智擒塌皮·····	110
青溪龙砚·····	113
金丝琥珀蜜枣·····	117
海瑞插杉·····	120
为官清廉·····	122
禁馈送受贿·····	126
赔火锨·····	130
气煞观音·····	132
大堂题字·····	136
风潭洲·····	139
 后 记·····	 143

海瑞上任

不管唐宋元明清哪一朝代，哪个县官上任不是用轿抬，用船载的呢？哪个都是衙役前呼后拥，八面威风。可是海瑞老爷就不同。在明朝嘉靖皇帝坐龙庭时，他在福建南平县教任谕，后来被提升为淳安知县。

上任那天，海老爷一不乘船，二不坐轿，只带着书僮海安，身穿着他那件已经穿过十多年的秀才衣，一路向淳安走来。

海安劝他道：“老爷，淳安路途遥远，山高路窄，行走不便，还是坐轿去吧？”

海老爷说：“海安呐，你既晓得行走艰难，还要去叫人抬着走，那抬轿的人不是更难走了么？”

海安又说：“老爷，那就雇条船去吧！沿着新安江水道，也可到淳安县城呢。”

海老爷也不赞成，他说：“海安呐，你可

晓得一县之官，为民之父母，淳安有多多少少的事等着我去做啊，我巴不得长对翅膀马上飞到淳安去呢，还有心思坐着船，慢悠悠地去上任么？”海安晓得海老爷的脾气，说一不二，只得背着包袱在前面引路。

他俩早起落夜，行行歇歇，歇歇行行。经过严州时，海安实在忍受不住，就悄悄地给海老爷雇了一头骡子。海老爷见到也没说啥，他想：有了骡子也好，可以早日到达淳安。

一日，他俩进入淳安县界，但见山高地瘠，遍地荒凉，催租逼税的差役往来不绝，百姓怨声载道。种田人，个个面黄肌瘦，在田地里吃力地耕作。海老爷见到这种景况，心都抽紧啦。他想：“这可不行啊，老百姓活不下去了，得赶快减轻赋税。”

这么一想，海老爷更想早日到淳安，就叫海安抄近路走。海安领命，沿着茶园小溪一条小路向前走。哪知就是这么一拐弯，却闹出一件事来。

茶园小溪冯家，有个大财主，方圆十里都是他的田庄，又和淳安县衙冯县丞结拜兄弟，平日为非作歹，仗势欺人，压得当地老百姓喘



不过气来，可又奈何他不得，背后都骂他“冯剥皮”。有些要到县里去的人，都远远地绕道过去，从来不敢打冯家门前经过，省得多惹麻烦。

这天，冯剥皮正和冯县丞在中堂喝酒猜拳，突然听到门外有吵闹声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就绷着一副木板脸皮走了出来，见门口七八个家人正围着一个骑骡子的穷秀才争吵。只听穷秀才言正词严地指责着：“路是天下人走出来的，又不是你家姓冯的，为何不让经过？”

冯剥皮一听，木板脸皮更黄了，他站在台阶上大声骂道：“呸！哪里来的瞎眼乌鸦，竟敢在大爷门前吵闹不休！”还吩咐手下爪牙们道：“快把这个野种拉下来，骡子没收！”

爪牙们一听冯剥皮吩咐牵骡，几个人一拥而上，不由分说就将海瑞从骡背上推下来，将骡子牵走了。海安见了连忙去夺，被爪牙们一下推得老远。

海老爷见他们白天打劫，把个肚皮都要气炸了。他想：“擒贼先擒王。”见冯剥皮背转身，正挺起大肚皮想进屋去，就跨上一步双手一拦，说道：“且慢！你做事讲不讲理？”

冯剥皮瞪起两只老鼠眼，唾沫四溅地嚷开了：“啥？你这野种胆敢责问起冯大爷来了，想找苦头吃？”

海瑞问道：“苦头也罢，甜头也罢，你得先说个道理，为什么无故抢走我的骡子？你行的哪一家王法？”

冯剥皮淡笑一下：“噢，这你还不懂吗，你的骡子从我家路上经过，当然得没收！”

海老爷也大笑一声，责问道：“哈，走了你家的路？开天辟地以来，大路一万八，小路三万六，哪一条不是老百姓走出来的？哪一条不是老百姓筑起来的？田有田契，地有地据，你说这条路是你家的，你的凭据呢？拿出来看看！”

“你……你，你他妈的喂狗，我叫你这个野种嘴硬！”冯剥皮被问得无话可答，把他的木板脸皮一放，喝道：“来人啦！把这野种捆起来给我掌嘴！”他一声喊，就有四五个狗腿子拥上来要绑海瑞。

“慢来！”海老爷一声喝，好似晴天霹雳：“我一不抢劫，二不杀人，你有什么理由绑我？你一不是官，二不是吏，又凭什么资格

掌我的嘴。”

冯剥皮笑道：“好啊，你以为我无法治你吗？来人，快请县丞兄弟出来！”

这时正在中堂喝得晕头转向、吃得满嘴油腻的冯县丞，一听到有请，连忙整整帽子，理理衣衫，摇摇摆摆地走了出来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嘴里叽哩咕噜：“仁兄叫，财宝到，准是一盆大元宝……”

冯剥皮一见冯县丞出来，连忙满脸堆笑，将海瑞的话耳语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仁兄，你看这野种的那个包袱倒不小哩！”

“何人大胆，敢在门前吵闹，打搅本县吃酒？”冯县丞一听，就装出一副官相，打起官腔，对海瑞吆喝着，“来人啦，把他拿下！”

海瑞不见犹可，一见县丞这个熊样，不由得怒火心中烧。他想：“冯剥皮这么无法无天，原来还有县丞这个靠山，这还了得！”他正想走上前去责问，可是连人带物已经给拽进中堂。

冯县丞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在门前喧闹？”

海瑞答道：“他无故抢走我的骡子。”

冯剥皮抢着说：“放你妈的屁！你的骡子

走了我家的路。”

海瑞问：“路是你家筑的吗？”

冯县丞喝道：“呸，大胆狂徒，在本吏面前，还敢如此放肆！冯家的房子在这里，屋前的路就是冯家的。你走了他家的路，他家就应该牵走你的骡。你喧吵不休，扰乱民心，真不遵王法了？看你这副寒酸相，一定是不法之徒。来人，查看一下他的包袱！”

家丁们夺下海安背的包袱，七手八脚一打开，只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知县的官衣、官帽、官鞋，大家都吃了一惊。冯县丞看了，也吓得倒吸一口冷气，他想：“这穷秀才哪来的官服？听说最近朝廷要补个知县来，莫非是他？”他越想越怕，鼻尖上直冒汗，竟呆在那里忘记说话了。后来，还是冯剥皮在旁提醒他：“仁兄，有朝以来，哪见过做官的是这么一副寒酸相的？……”

“你说得对！”冯县丞一听，又耀武扬威起来了，他用力一拍桌子，喝道：“好哇，看不出你这家伙，面貌文绉绉的，却原来是个大偷儿。你包袱里的官服是从哪里偷来的？快快招来！”